

傳記文學叢刊

吳稚暉先生傳記

張文伯著

吳稚暉先生傳記

傳記文學叢書之八九（保有版權翻印必究）

吳稚暉先生傳記

定價新台幣壹佰伍拾元

著者：張 文 伯

編輯者：傳記文學雜誌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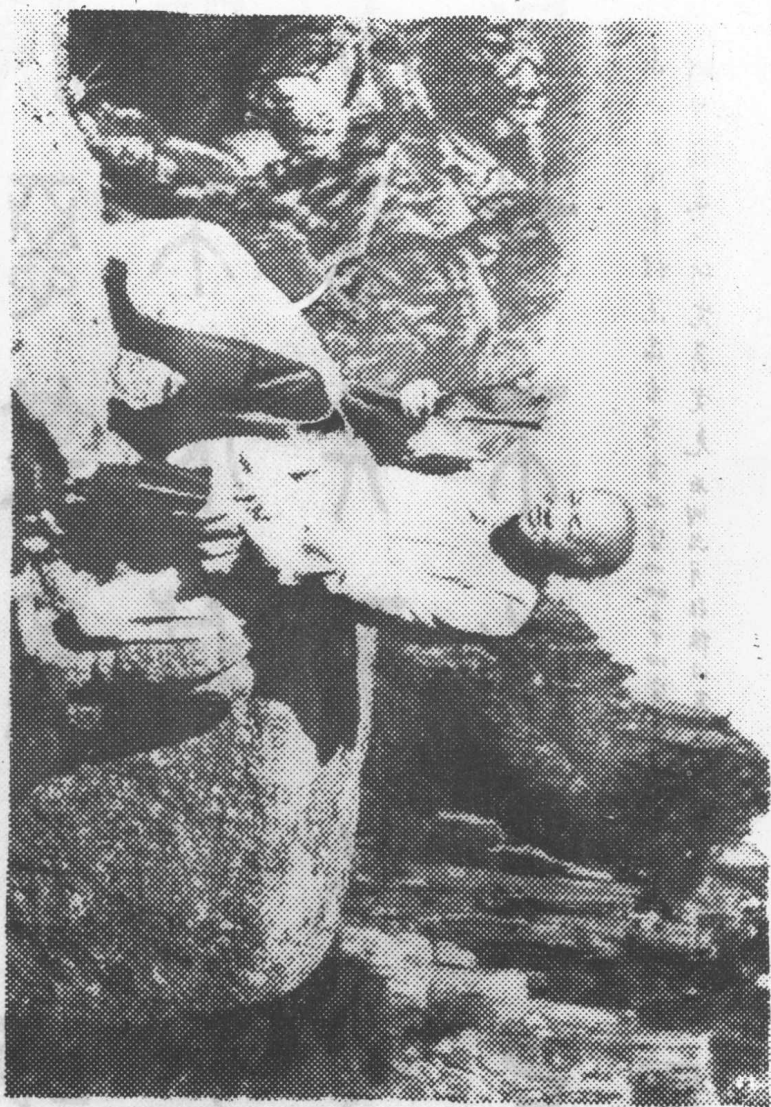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者：傳記文學出版社

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〇號四樓之一

臺北市郵政信箱一三六號

郵政儲金劃撥帳戶第0003691-0號

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九月十五日新版
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〇七一九號



吳稚暉先生在黃山頂峯（時年七十，避壽黃山）

順惡其棄于地
 也不求臧於己
 力惡其不出于
 身也不求鬻於

孟子大同義理篇者有也字以世下四字為連詞之古法
 則中篇義理研究其竟竟為何也月莊陸曰其海也字中分書也



吳稚暉先生墨寶

目 錄

插圖二幅	
總統頌詞	一
一、艱苦磨鍊的歷程	九
二、言行一致的革命思想家	二七
三、奠定國音統一基礎	四三
四、提倡科學工藝建國	五五
五、持顛扶危的精神	七三
六、中西學術的論衡	九一
七、宇宙觀——爲天地立心	一〇七
八、人生觀——爲生民立命	一二三

九、歷史觀——爲往聖繼絕學……………一三五

一〇、社會觀——爲萬世開太平……………一四九

一一、來去光明——天將以夫子爲木鐸……………一七七

補編

學問工夫……………一九九

教育家言……………二二三

一生兒愛好是天然……………二三九

海疆南嶽一聖人……………二七一

後記……………三〇一

總統頌詞

中華民國五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吳稚暉先生百年誕辰撰

吳先生是我國當代一位偉大的文學家、哲學家、教育家、書法家、社會改革家，不但是國民革命的先覺，而且是國父孫中山先生所特別推重其是一位革命的聖人。他有淵博的中國學問，在英法留學時期，又接受了若干英法的政治、社會以及文化思想。他在民國紀元前七年，與國父歐洲相遇，乃訂下了深摯的友誼，遂參加國父所領導的國民革命，成為革命同盟會的忠實同志。他早在民國紀元前十年，在上海創辦愛國學社，以生動的文學，倡導驅逐韃奴、復興中華的革命理論，影響了國內外的廣大青年群衆，因之觸犯了清廷，即在紀元前九年，爲上海蘇報案

發，而亡命海外。當我每見 國父與吳先生相晤，無論其在私人聚談或共同會議時， 國父對之，總是肅然起敬，尊之如師。因之，吾黨同志對先生莫不以師禮事之，尤其是我平生承教請益，感受最深。每遇黨國有疑難大事，總是先就教於先生，並以其一言而決。故後來諸同志竟常稱之爲「先向吳先生卜卦再說。」吾黨對先生信仰之深切，蓋有如此者。民國成立以後，他始終不就官職，仍以言論文字，震動一時。民國二年，本黨討袁革命之役失敗以後，先生再赴歐洲，更加研究我國文化教育與文字語言之缺陷所在，而願畢生獻身，從事於文化教育工作。先生一生爲民族，爲革命，完成其最重大貢獻事業的，還是在這一時期之中爲最多。

先生少年孤苦，到老仍保持其「素貧賤行乎貧賤」的純潔風格，清風勁節，使人仰之彌高，其平生教學處事，常出之以詼諧幽默，令人自反自悟，而從不加以厲色嚴詞。因其平生言行毫無掩飾，純出自然，一秉至公，絕無自私，故人亦莫不欣然領受其指導，而樂從其規戒。並且他常以畢生爲國民革命服務自矢，認此爲其生平天職，故其對黨國大事，乃以爲不可不問，但其生活却始終以閒雲野鶴自居。尤其當國家民族的艱危關鍵，先生輒挺身而起，正氣凜然，毫不假借，真有孟子所謂「吾善養吾浩然之氣」的精神，和「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」的氣概，而爲全國學人之表率。民國十五年，當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，先生乃主持授旗大典；至民國十六年共產黨徒陰謀篡竊政權，先生則聯合忠貞耆老，毅然發動清黨；及至對日抗戰開始以後，長期奮

聞的艱苦歲月之中，先生力主抵抗到底，不屈不撓，以打擊敵僞的陰謀和罪惡，……凡此數端，不過舉其大者。其餘力持正義，明辨是非，防禍於未然，消患於無形的幽光潛德，嘉言懿行，更是不勝枚舉。但先生均以國家安危，民族禍福爲立場，而從不涉及私人的好惡與恩怨。這正是先生特立獨行的品德，一言而爲天下法，一行而爲萬世師的精神所在。

先生的思想是永遠進步的，故其學問亦是不斷革新的，所以他決不以古非今，亦不以今非古，而力求民族文化的發揚光大。他認爲宇宙不斷的生生不已，人類的智慧也進展不已。他所謂這個「不憚煩」的宇宙，正是配合人類不斷創造事業的「舞臺」。「惟其如是，故能引而前行」，「日新又新」。像我們這樣五千年悠久的民族，所以至今仍能卓然自立於世，而不受邪說暴力的腐蝕與摧殘者，其故即在於此。這就是先生「萬物並行而不相害」的進化論！這亦就是他一生活潑潑地天機，生生不息精神，無往而不樂觀之所自出也。

在先生的智慧中，「沉潛」「高明」兼而有之。他以哲學的眼光探求宇宙的祕奧，並因此而擴大人生的價值。宇宙的自然界與人類的生存，不僅是不可分離的，而且人類要倚賴自然界的供應以爲生。所以人類的生命的安全和發展，便要以科學來支配自然，再進而以「受過支配的自然」來增進人類的幸福，然後家給人足，大家都處於富強康樂的境地，這才能逐漸「勝殘去殺」，以進大同；所以他的思想，總是爲民族、民權、民生的三民主義之先導。而且先生認爲實

行主義，不能徒託空言，必須從事於「科學與工藝」，而以提倡「勤工儉學」，培植青年，爲革命建國的種子。這亦就是先生胸中建立中國爲一個現代國家的一貫主張。

先生以爲求人類的進步，還要注意思想的交流，這就要求之於便利的語言文字，以爲工具。中國因地區廣闊，山河修阻，以致文字尙可同，而語音却大異。無疑的這是文化發展，感情團結，與政令傳播等等的重大障礙。先生認爲我國「書同文」還可勉強過得去，但「字同音」則距離太遠，於是在民初即盡全力研究並推行統一國音運動，到了今天可以說先生這一偉大運動大部份已經成功，我們全國同胞無論散佈在任何天涯海角，都能藉此達意通情，這不但便於傳達政令與溝通知識，且使我同胞們因語言交流，而情感融洽，精神團結，愈益強固。臺灣光復以後，曾經淪陷在日本統治下五十年之久的在臺同胞，今日不論居住在高山或是平地的，無論男女老幼，都能說標準國語。這項成就，外國的語言專家來到臺灣，經耳聞目睹以後，也都認爲奇跡，這都是吳先生的化澤深遠所賜，乃是一個顯著的實例。但是大家不要忘记這件大事，並非容易成功，乃是由於他精通各國文字音韻的學問，再加上運用東西文字拼音比照的方法，費了他畢生心血的研討，才能克底於成的。所以大家認爲吳先生乃真是一位中國新文化的先驅和導師。

至於吳先生在中年留學歐洲的時候，曾發表有關無政府主張的言論，以致引起若干人士的誤解，其實吳先生於民元前四年八月一日在巴黎出版的那期「新世紀」內，就明白指出，「民族革

命乃爲一復仇革命，……由民族革命而進爲共和革命，由共和革命而進爲無政府革命」，他所說的民族革命就是指民族獨立革命。他所說的共和革命，就是指民權平等革命，他於是繼續明白指出他所說的「無政府革命」，乃是世界「大同革命」。這個意思，他是說得很清楚的，他說破這個「大同」的目的，正與我們國歌裏「以建民國，以進大同」的目的，和實現三民主義的程序，完全相符合，而決非如一般無政府主義者建立其烏托邦的思想之所謂。何況吳先生嗣後又說「無政府革命還是三千年以後的事」，他祇是懸此目標以「堅決革命黨的責任心」，以達到其大同世界的目的。吳先生屢次在文字上公開說他自己「燒了灰，還是國民黨的黨員」，這正是其自矢爲本黨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，而始終不渝的精神所在。所以我願在他百年誕辰盛典的時候，以先生自己的話，來解除若干人對於先生思想的疑點，想先生當能含笑許我！

我們今天參加吳先生的百年誕辰慶典，大家都有「高山仰止」的心情。我們爲懷念這位偉大的哲人而惆悵，但是我們也爲景仰這位偉大的哲人而興奮。「雖無老成人，尚有典型。」我希望今日紀念先生百年誕辰的都能把吳先生的學問、言行、文字和他的思想、風範、品德，帶到國際間、社會上、學校裏，尤其是一般廣大青年中間，加以闡揚與師法，使吳先生之號（稚暉）與其精神思想，在文化地位上，正如朝陽光輝，全球普照，使敬恆先生之名與其品德事業，在革命歷史中，正如日月永恆，萬代敬仰！敬以此爲吳先生壽！並以此爲吳先生頌！稚暉先生萬古常存！

吳稚暉先生傳記

稚暉先生永垂不朽！

吳稚暉先生傳記

吳稚暉先生是一位極平凡而又極不平凡的人物。他出身科舉，而學貫中西；身如閒雲野鶴，而繫黨國安危。憂以天下，樂以天下。遇事洞燭幾先，當仁不讓。決疑解紛，談言微中。誅奸討逆，大義凜然。振一代風氣，作中流砥柱。匹夫而爲百世師，一言而爲天下法。其人、其事、其品、其學、其言論思想，固不因傳記而傳。於今先生百年誕辰，高山景行，又何能已於記述。世之博雅，幸考訂焉。

一、艱苦磨鍊的歷程

先生名朶，後名敬恒，字稚暉，晚號拙齋。系出吳泰伯之後，世居蘇南陽湖縣雪堰橋。地濱太湖，沃野千里，波濤萬頃。魚米之鄉，耕讀傳家。曾祖玉裕公，字鳳喻，祖治永公，字繼壽，父有成公，字岷峯①，母鄒太夫人。先生於清同治四年二月二十八日（西曆一八六五年之三月二十五日）丑時誕生於陽湖原籍。年六歲慈母見背，遂隨外祖母陳太夫人歸養於無錫，以至成年。先生自述其身世說：

曾祖母早寡，吾祖爲獨子，生吾父亦獨子，十歲喪母，吾母十八嫁吾父，曾祖母與吾祖切望吾母生子。不料吾母至家之年，爲同治二年，曾祖母近九十，祖父六十，先後去世。至同治四年，吾母生我，伊方二十歲。吾母生我之時，吾外祖母已喪其二子一女，止吾母一女，寄食吾家。吾母生我之後，連生三女。二十五歲時，因生第三女，產後患痢而死。彼愛第二女，在其產時死去，故悲傷而致疾。彼死，所生第三妹亦未育而死。遺吾六歲，及吾大妹四歲。時洪楊之亂已平，外祖母本無子女，故撫吾兄妹二人如己孫，同回無錫北門鄒氏，鄒固北門望族也。外祖母養我至二十七歲，而彼死，其恩至篤。

陽湖後併入武進，雪堰橋歸屬武進轄境，但距無錫邊界很近，離無錫縣城亦較離武進縣城爲近。先生又自幼寄養無錫外祖母家，至老而無錫鄉音無改，人或以爲無錫人，先生每笑謂：「說我武進人可，無錫人可，總之，是中國人也。」

先生之生，在民國紀元前四十六年，長於國父者一歲。這時，洪楊被消滅才四年，英法聯軍入北京焚燬圓明園剛過七年。距鴉片戰爭，中國開始有洋禍，亦僅二十餘年。先生既生，二十一歲，乙酉，看到中法戰爭的失敗，三十歲，甲午，看到中日戰爭的失敗，三十四歲，戊戌，看到康梁政變的失敗，三十六歲，庚子，又看到義和團之亂，引起八國聯軍進京，西后母子遁西安，賠款四百五十億兩，幸免瓜分。

先生感於家難國難之深，思想在一步步的轉變、奮進，經由幼年的求學，而教讀，而科舉，而維新，而至革命。這是時勢所激成，也是學問識見所使然。

先生天資穎特，自幼頭角嶄然。七歲入無錫某私塾讀書，九歲改隨陶師，十三歲又改襲從師。十八歲，壬午，開始教讀，夜間常與同學到崇安寺春源茶社，談八股文，並交換新知。自幼愛寫篆字，治「皇清經解」有功力，長於史論，文學桐城派古文筆法，對詩賦喜讀而不常作。先生學名「朶」，取字「稚暉」，便是因景仰南朝詩人謝玄暉而起②。

先生篤志於學，猛進不已，二十三歲，考入縣學，二十五歲，考進江陰南菁書院，二十七